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AIGC) 在数字媒体中的 创新应用与伦理审视

徐昊颖^{1*}, 曹一君¹

(¹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东 廉江 524000)

摘要: 近些年来,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AIGC) 技术不断发展, 也推动了数字媒体产业发生变革。本文首先对 AIGC 技术的发展进行阐述, 并且回顾 AIGC 技术近些年在数字媒体领域的创新实践。其次, 对 AIGC 典型应用案例进行分析, 揭示其在不同领域和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再次, 从伦理角度出发, 审视 AIGC 技术的当前应用, 探讨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和存在的风险。最后, 文章强调通过健全技术伦理评估体系和构建协同治理模式两种方式, 来实现 AIGC 技术在数字媒体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AIGC; 数字媒体; 创新应用; 伦理风险

DOI: <https://doi.org/10.71411/jyyjx.2026.v1i3.1296>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and Ethical Exam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in Digital Media

Xu Haoying^{1*}, Cao Yijun¹

(¹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School of Art and Media,
Lianjiang, Guangdong, 5240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technology has also driv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igital media industry. This paper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IGC technology and reviews its innovative practices in the digital media field in recent years. Secondly, it analyzes typical application cases of AIGC to reveal its key roles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aspects. Thirdly, from an ethical perspective, it examin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AIGC technology and discusses a series of potential problems and existing risks it may trigger. Finally, the paper emphasizes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IGC technology in the digital media field can be achieved by improving the technical ethics evaluation system and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Keywords: AIGC; Digital Media;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Ethical Risks

引言

这些年来,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AIGC) 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特别是在理论探索和产业实践

作者简介: 徐昊颖 (1998-), 女, 硕士, 研究方向: 戏剧与影视学

曹一君 (2001-), 男, 博士在读, 研究方向: 教育管理

通讯作者: 徐昊颖, 通讯邮箱: 1361275408@qq.com

两个方面。在国际上, OpenAI、谷歌、微软等科技企业率先实现关键技术突破, 在自然语言处理、跨模态内容生成及自动化创意等领域推出了多个标志性产品。比如, ChatGPT 的广泛应用和 DeepMind 在学习领域的持续探索。回到国内,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也在布局 AIGC 全产业链, 推动其应用在多元化的场景之中; 与此同时,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在不断深耕 AIGC 的理论和技術, 有望实现 AIGC 技术的本土化发展。本文通过梳理 AIGC 技术在数字媒体领域的前沿应用, 并且反思存在的风险和问题, 为 AIGC 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AIGC 与数字媒体概述

1.1 AIGC 技术介绍

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指, 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是指依托机器学习算法, 自主或辅助完成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种模态内容创作的技术体系与应用工具的集合^[1]。AIGC 的发展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 1950 年, 艾伦·图灵提出“图灵测试”, 为评判机器是否具备类人智能设立了经典标准, 也为 AIGC 埋下了理论种子。1957 年, 计算机谱写出第一支乐曲《伊利亚克组曲》, 这标志着 AI 开始应用于内容创作领域; 1966 年, 出现了“Eliza”, 这是一种对话程序, 可以实现一定规则下的自然语言交流。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IBM 根据 N-gram 模型, 推出语音控制打字机 Tangora, 这也是文本生成算法的进步, 为后续机器学习的大规模应用打下基础。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深度学习算法和算力设备不断发展改进, 带领 AIGC 技术也在不断突破。在 2007 年, AI 首次创作小说《1 The Road》并且出版; 到了 2012 年, 微软开发出英中语音可以直接转换的同声传译系统^[2]。另外, 生成对抗网络 (GAN)、Transformer 架构、扩散模型等核心算法的出现, 让 AIGC 技术对多模态内容可以实现高保真生成。参考国际咨询机构 Gartner 的数据, 在 2021 年, 生成式 AI 创造的数据量只占全球新增数据总量的 1%, 而到了 2025 年, 而相同的比例增加到 10%^[3]。

1.2 数字媒体概述

数字媒体是一种新型媒介形态, 它在数字编码技术的基础上, 融合文化创意内容生产, 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数字媒体的载体通常是计算机、智能手机及各类智能终端, 主要形态包括图文资讯、数字音视频、电脑动画、虚拟现实 (VR) 环境和交互式设计作品等。

跟传统媒介相比, 数字媒体具有强交互性、可编辑性和跨平台传播等特点。目前, 数字媒体经过不断发展渗透, 已融入到娱乐消费、在线教育、数字营销和文化遗产等多个领域, 不仅改变了信息传递和接收的底层逻辑, 而且为艺术创意提供了创新的技术工具。

2 AIGC 在数字媒体中的创新

AIGC 技术正从效率提升、创意拓展与生态重塑三个方面, 深刻地改变数字媒体产业的发展逻辑, 应用价值体现如下:

在基础创作方面, AIGC 不仅减少了数字内容的生产周期, 而且有效拓宽了创意设计的边界, 催生出创作风格多样化、人机协作智能化、内容供给个性化三大发展趋势^[4]。以前传统的数字媒体创作流程, 从业者需要做大量的重复性工作, 比如处理素材整理、格式转换和基础渲染等, 而现在有了 AIGC, 就能够批量处理这些工作, 使创作者专心于核心内容的创作。基于大语言模型构建的 AI, 可以根据用户的个性化创作意图, 并且联动各类 AI 工具, 去完成海报设计、界面原型生成等复杂任务, 这是内容生产的整体智能化升级^[5]。

其次，在应用场景方面，AIGC 的多模态生成能力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AIGC 可以通过驱动虚拟数字人、构建沉浸式 VR/AR 环境等技术，改善用户的交互体验。在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AIGC 发挥巨大作用：例如，瑞典国家图书馆与英伟达合作，把海量历史文献变成 AI 训练数据集，实现历史文献的数字化^[6]；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则利用 AI 技术深度分析馆藏，挖掘出许多隐藏的文学大师戏剧遗作，这也是一条经典文化传承的路径^[7]。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AIGC 同样提供了创新方案：信阳商城从叶雕出发，通过 AI 技术与人工精细修正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构建非遗技艺的高保真数字孪生模型^[8]。

最后，在产业实践方面，AIGC 可以减少影视的时间成本和降低门槛。例如，腾讯视频在拍摄《庆余年第二季》的过程中，通过 AI 视觉预演系统，实现分镜脚本的生成和迭代，有效降低预算和减少工作时间；国产动画《斗罗大陆》制作过程中，利用集成 AI 辅助功能的 ZenRender 渲染引擎，快速完成上色和细节优化，显著压缩制作周期。这些案例表明，AIGC 从以前的辅助工具逐渐演变成创作者的“协同伙伴”，并且可以降低影视的制作门槛和时间成本^[9]。

3 AIGC 在数字媒体中的伦理审视

AIGC 技术在创新应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多重伦理风险。自 2018 年以来，以“深度伪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这种技术可以生成以假乱真的音视频内容，但是容易侵犯个人隐私，甚至对社会信任乃至公共安全都有不小的风险，研究者把这种技术称为数字时代的“欺诈工具”^[10]。

AIGC 技术引发的大部分伦理风险，都跟训练数据以及算法模型有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算法歧视风险。如果训练数据中存在的群体分布不均衡的时候，AI 模型只会放大这种结构性偏差，导致输出结果不公平。比如亚马逊曾开发一款 AI 招聘工具，训练数据都是男性求职者的简历，导致模型系统性很难识别女性候选人，只能压低女性候选人的评分，项目被迫终止；谷歌照片的图像识别功能也出现过问题，因为训练数据中种族样本不足，结果把黑人用户标记为“大猩猩”^[11]。当上述带有偏见的算法通过数字媒体内容广泛传播时，将进一步固化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违背公正的基本伦理原则。

第二，价值观对抗与“观点霸权”风险。AIGC 的生成本质上是学习并复现其训练数据中的内容，如果训练数据中存在种族偏见、性别歧视等不良内容，模型只会照搬这些偏见，还可能会加剧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学者 Bender 等人的研究指出，超大规模语言模型会学习并放大数据中的歧视性观点与结构性不平等，这样会导致单一话语霸权的形成，影响多元价值观的生存^[12]。当这类模型应用在数字媒体内容生产中时，容易向受众传递某种价值倾向，并且冲击社会主流价值观。

第三，刻板印象编码风险。AIGC 模型吸收数据中隐含的刻板印象，并通过会持续强化认知定式，形成“偏见输入—偏见输出—偏见加剧”的恶性循环。回到 2016 年，Bolukbasi 等学者通过词嵌入模型研究发现，AI 系统中会有性别刻板印象问题，例如模型会把“程序员”关联到男性身上，把“家庭主妇”和女性进行关联^[13]。这种内嵌于算法中的无意识偏见，会通过数字媒体内容的规模化生成与传播，不断向社会传递固化的性别、种族、阶层印象，从而阻碍社会平等理念的传播与实践。

第四，虚假信息风险。大型语言模型的生成逻辑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准确理解认知，而是训练数据的拟合，所以很容易输出表面逻辑连合理但与事实不符的内容。例如，关于音乐人格伦·丹齐克，ChatGPT 曾生成过虚假讣告，并且详细编造了死亡时间，但是当事人并没有死亡^[14]。这类虚假信息，如果通过数字媒体平台迅速扩散，不仅对当事人造成名誉损害，而且容易动摇社会信任体系。

4 结语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AIGC) 技术不断发展, 也推动了数字媒体产业发生变革。它在提升效率、拓展创意边界、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 不断发挥巨大作用。从文本、图像的自动生成, 到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再到影视工业的智能化制作, AIGC 都是内容创作的重要参与者。

但 AIGC 技术也带来了一些潜藏的风险, 比如算法偏见、刻板印象、虚假信息和隐性的价值观渗透, 这些伦理风险正在成为制约 AIGC 技术健康发展的现实瓶颈。为解决上述问题, 需要技术研发者不断优化 AI 模型, 行业健全规范的伦理审查机制, 法律法规及时划定清晰红线, 与此同时, 用户的媒介素养和监督意识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不久的将来, 并行推进技术创新和伦理约束将成为可能。只有在创新和约束之间找到平衡, AIGC 才能成为健康发展的创作力量, 促进数字媒体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陈婧, 周东华. AIGC 浪潮下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数字素养提升的动因、挑战及策略[J]. 传媒, 2024(14): 24-26.
- [2] 马志强, 崔鑫, 尤欣雅, 等. DeepSeek 在国内高校中的应用态势分析: 政策驱动、场景实践与风险应对[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25, 31(4): 23-33.
- [3] 屈彦奎. ChatGPT 学科教学知识与教育应用研究[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24, 30(9): 31-41.
- [4] 刘硕硕, 冯天敏. AIGC 技术在数字媒体设计中的应用方式与设计表现[J]. 鞋类工艺与设计, 2025, 5(09): 12-14.
- [5] 吴青. AIGC 赋能数字媒体设计的工具分析与未来趋势[J]. 丝网印刷, 2025, (12): 130-132.
- [6] 赵雨琛, 张戈. 基于 AIGC 的信阳商城叶雕在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中的创新应用研究[J]. 大观, 2025, (03): 87-89.
- [7] Aithority. Swedish Library Harnesses NVIDIA to turn Library Archives into AI Training Data[EB/OL]. (2023-02-01)[2026-03-24]. <https://aithority.com/machine-learning/neural-networks/quantum-computing/swedish-library-harnesses-nvidia-to-turn-library-archives-into-ai-training-data/>.
- [8] Reuters. Ai Uncovers Unknown Play by Spanish Great Library Archive[EB/OL]. (2023-02-01)[2026-03-24]. <https://www.reuters.com/lifestyle/oddly-enough/ai-uncovers-unknown-play-by-spanish-great-library-archive-2023-01-31/>.
- [9] 周莉. AIGC 技术在数字出版中的创新应用与发展: 《智慧出版: 大数据背景下图书出版商业模式重构》荐读[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4(9): 209.
- [10] Chesney R, Citron D K. Deep Fakes: A Looming Challenge for Privacy, Democr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J]. California Law Review, 2019, 107: 1753.
- [11] SIMONITE T. When It Comes to Gorillas, Google Photos Remains Blind[EB/OL]. (2018-01-11)[2026-03-24]. <https://www.wired.com/story/when-it-comes-to-gorillas-google-photos-remains-blind/>
- [12] Bender E M, Gebru T, Mcmillan-Major A, et al. On the Dangers of Stochastic Parrots: Can Language Models Be Too Big? 🦜[C]//Proceedings of the 2021 ACM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ACM, 2021.
- [13] Bolukbasi T, Chang K W, Zou J, et al. Man is to Computer Programmer as Woman is to Homemaker? Debiasing Word Embeddings[J]. 2016: 4349-4357.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公安部公布打击整治网络谣言 10 起典型案例[EB/OL]. (2025-10-21)[2026-03-24].

<https://www.mps.gov.cn/n2254098/n4904352/c10267710/content.html>.